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

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

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  
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  
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  
號種雲沔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  
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  
丞妣孺人黃氏初沔陽公以貲豪於鄉里倜儻好施  
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  
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  
諱炯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燠號心源淮府儀賓尚  
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

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維陽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卽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

避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玳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楝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且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

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  
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  
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女  
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  
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胎  
不得應旣而聞其裏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  
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  
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駭親知無不奔問尙皇  
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甌要不全  
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

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擬  
檣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  
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  
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  
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  
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  
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  
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  
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裝僧伽服曰  
如是庶可以舍我矣青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

口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  
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  
涉病僧睹聞甲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  
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  
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  
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  
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  
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  
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切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  
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



夏方對客語而郡劄適至噴喫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簣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鏜等入問湯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

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又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遊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起行禮不以億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圯猶筮輿出城營度不以瀕死怠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

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  
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困  
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絕無芥蒂恡惜也  
三伯父卒于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  
据營葬三伯父父于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  
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  
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  
居以禮數相持責讒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  
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  
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纒

歲餘撫視如已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  
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  
之卽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邁疾  
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  
君每日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視父  
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  
交遊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  
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  
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  
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兩雲翻覆千

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  
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豕反害先君之潔  
身流行而讐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  
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感  
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  
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  
門牆之闕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  
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早卒先君爲之  
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  
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

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臯遺選序中悲涼感慨  
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隙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  
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壩  
已而墓於南屏山石壁下高且中先生與先君交最  
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  
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  
先君正色曰且中與余義同車笠不應有是言此亂  
命耳卒娶之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  
屨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人是  
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礱石將刻墓誌先君視

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肖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旣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髻時卽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

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  
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  
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顛末由藥僅能  
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  
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  
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  
之卑靡者既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  
理者俛俛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圍積  
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蔣通辨蓋嘗極力  
攻其瑕類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



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月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

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  
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  
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  
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  
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  
也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  
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  
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  
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  
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

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  
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  
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  
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  
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  
况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初時入塾卽爲村師所誤授  
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薰以  
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  
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  
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

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度戶肄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

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若  
開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急  
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  
定界限札定腳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  
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  
儒不會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  
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  
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  
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  
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

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既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已矜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

生於廣座隱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泅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覺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棄場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日殆非復人問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襍被過訪告以綱目凡

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未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卽是顛預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簞



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遊拜名弟子者  
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  
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  
痛哉先君願身嶽立音如洪鐘風采峻厲遇事盤錯  
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  
冗蝟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  
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讌樂紛  
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  
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  
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劫盟寢室二伯父且

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密畫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  
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強欲坐之先君執  
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親戚  
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  
饑則議賑疾癘作散藥裹所活常數千人荏苒充斥  
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畧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  
妖僧將構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  
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旣營建矣先君適  
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  
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

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讜言清議人猶有所畏  
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闔門之內肅肅雖教子  
弟有家法御臧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  
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  
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示不孝輩曰卽此便是學汝  
等勿看作兩楹也其冠昏祭祀皆痛除俗禮之非自  
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  
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  
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  
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

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  
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  
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識緯樂律兵法星  
卜筮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  
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  
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  
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  
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  
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  
屏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

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威懿統以懿緒爲亮功後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識村東長坂橋西附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旣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

復新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  
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  
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  
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  
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  
覽焉男公忠謹述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張考夫書 三首

與錢湘靈書

復高彙旃書

答某書

答潘用微書

與施愚山書 三首

答吳雨若書 二首



與葉靜遠書 三首

答張菊人書

答戴楓仲書

復黃九煙書

答陸冰修書

卷之二

書

與高且中書 二首

與黃太冲書 二首

復姜汝高書

復裁之兄書

與魏方公書

二首

與萬祖繩書

二首

復高君鴻書

答徐瑞生書

答徐邈思書

與范道願書

與錢孝直書

與吳容大書

答潘美巖書

答某書

復王山史書

答趙湛卿書

答許力臣書

答某書

卷之三

書

答李萊馭書

與沈靜辰書

復翁衛公書

與黃俞邵書

與周龍客書

與周雪客書 二首

與徐州來書 二首

與徐子貫書

與陳柳津書

與陳簡齋書

與陳執齋書 二首

與陳受成書

與吳孟舉書 七首

與董方白書

與某書 二首

與董兩舟書 二首

卷之四

書

與徐方虎書 二首

答韓希一書

與張午祁書

與何商隱書

復苗采山劉素冶書

與朱望子書 二首

與董方白書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答柯寓匏曹爨士書

答柯寓匏書 三首

與吳玉章書 三首

與陳大始書

與董載臣書

答祝兼山書

與馬錢侯書

與仰問渡書

卷之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西法曆志序

文雅社約序

古處齋集序

櫟園焚餘序

尋暢樓詩稿序

秋崖族兄六十壽序

東臯遺選序

今集附舊序

庚子程墨序

五科程墨序

戊戌房書序

選大題序

東臯遺選前集論文

一則

東臯遺選今集論文

三則

程墨觀略論文

三則

卷之六



論辨 記 題跋

賈誼論

元祐三黨論

答谷宗師論曆志

辨經宿

辨黃道極

辨瑞星

友視堂記

八角硯

紅雲硯

鳳池硯

山高月小硯

題錢湘靈和陶詩

題高處尊畫像贊

自題俗裝像贊

書舊本朱子語類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跋八哀詩曆後

書西樵兄遺命後

卷之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

銘

孫子度墓誌銘

從子進忠墓誌銘

從子履忠壙誌

從子慰忠壙誌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從孫琦墓誌銘

哭自牧契兄親家文

祭錢子與文

祭董兩舟文

哭阿孳文

卷之八

雜著

賑飢十二善

楸華閣齋規

力行堂文約

賣藝文

反賣藝文

丘震生筆說

客坐私告

壬子除夕示訓

甲寅鄉居偶書

戊午一日示諸子

癸亥初夏書風雨巷

遺令

附錄

行略

右 曾大父晚村先生古文如千首係 王父

米適先生手輯距今三十餘年矣憶丁酉歲

景於舊篋中檢得什襲珍秘不輕以示人近日

白門刊本係桐城孫舫山所編惜彼時未見全

集惟據傳本授梓雖考訂精核而掛漏尚多懼

夫世之學者以爲先人之集祇如此不無遺憾  
甲辰秋杪龍山沈椒園偶過南陽村舍因出藏  
本相示沈子矍然起曰先生之書衣被天下海  
內之士終以不得見全集爲憾子寧能以舉世  
之所慕而爲一家之寶乎爲景應之曰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蓋將以有待也小子何知乃敢妄  
爲流播沈子曰不然道之易晦而難明也久矣  
朱陸異同之辨幾如築室道傍迄無定論先生  
憫焉于是大聲疾呼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是非  
邪正一以朱子爲歸今之學者不啻撥雲霧而

觀青天矣是編所載豈特昌黎之原道廬陵之  
本論哉先生之精蘊具見于斯學先生而因以  
學朱子者此卽紫陽一瓣香矣其可以終秘也  
耶用是不揣愚蠢遂與椒園互相商訂釐爲八  
卷並附行略一帙于後而記其梗槩如此或以  
是書之刻爲繼先王父未成之志則小子何  
敢曾孫爲景謹識嘗

雍正乙巳長至後五日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

書

與張考夫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幢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况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



理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  
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  
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  
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  
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  
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  
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  
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  
實得只老見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  
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

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  
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惡欲求軒岐醫治  
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偃  
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恣然度賢者於去  
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已以待將來而  
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  
人師交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  
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  
經傳通解十四冊已收領訖所言茗中善本可得借  
抄否并望留神餘不一

復張考夫書

枕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  
過齋因爲脩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淡旬矣而竟不見  
杖履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  
區區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台慮  
之所及者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  
見先生實學爲己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  
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  
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  
某所徬皇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

後其所至止君公安富尊榮子弟孝翁忠信蓋其語  
嘿風流皆足以廉頑立懦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  
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  
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有  
輯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  
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  
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釋意者先生向時以  
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  
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釋改深知其不可與  
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

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也其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漸滅庶可不棄絕之耳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而不學議論狂頗而不終擠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實不可信于後世經變亂刪脩盡非事實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恆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况此

但錄其一言一行耳。卽朱子前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律之理義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卽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也。然卽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揆之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術不正。

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狼狽宜  
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  
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一人然其言醇正而  
行亦有疎略者將無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  
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  
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  
之旨文獻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  
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  
纂脩徵羅宇內悉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  
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

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卽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鄙私頑戇惟先生其終教之葬分八錢附上便間幸致朱兄此事孟浪妻弟竟不料理將來某只得自爲荒塋用耳宗首處望先爲一一致明玆望南臨以盡請益



復張考夫書

別後輯略及延平答問二書俱繕寫訖刻工歲前無暇尚未上板淵源錄領到卽發抄矣近思錄雖有二本俱未盡善專望藏本是正聲始姊丈有一本自稱勝坊刻不知果否云尚在几案幸并示之來書所云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說亂真之害大侈口論學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呵佛罵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橛如前數書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揣固陋欲繕刻諸書正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統幾

絕巍然楷模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  
晨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甚切固不第爲兒  
子輩也澉湖之約固知終踐但聞後歲則已過其期  
矣故敢請耳惟望不鄙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  
子之道敬佩格言躬目前愜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  
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虛席以  
待伊洛之臨講矣汝典兄曾一面卽嘆其和粹真篤  
近日少見佩蕙兄雖未晤尊鑒必不爽當謹識之商  
隱子高兩兄幸爲道意且中兄已東還矣儀禮經傳  
通解所闕數卷冬底可得借抄否冗次率復不備

與錢湘靈書 別號圓沙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癸丑冬刺  
船毘陵奉訪不遑歸來怏怏若失及先生主講舊京  
而翁又年來病廢不能千里命駕相慕如吾兩人慳  
於一面如此真可怪也然吾輩投契本不在形骸雖  
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况生同居近筆札可通造  
物卽狡獪不能禁吾神思不相接也伏讀教言及見  
懷之作情深氣盛骨峻神清彷彿與子瞻山谷挑燈  
夜對歎息希觀之才視目前紛紛名碩真不堪奴僧  
耳然又竊意詩文卽壓倒古人不足盡先生地界向

上更有事在先生曩落塵網固無可言者今幸已灑然矣顧視宇宙至寶棄置籬壁間無人掇拾具眼有力者亦復漫然過之反皇皇於瓦礫查礦求零星之獲無乃犯孟氏不盡才之訶耶又思先生篤學嗜古於此必久矣深造自得非淺陋所知測耳狂言正欲盡發所藏不僮博夜窗一軒渠也便閒望不恡一傾鴈辱教之明年設帳何地乞詳示以便郵寄翁比爲了知言集先刻諸大家專稿惟唐荆川先生未得全本先生久處毘陵必熟習其子孫故舊能爲第一蒐索否天蓋樓捐遜目下亦將增定全集尊稿乞更

惠一本若得近作未刻者以懸式天下令聽塗毒鼓  
而死麤返魂香而生總在掌握間亦大快事也新刻  
金稿一冊奉爲消寒破睡之具稚子行遽欲言一時  
收拾不上且俟再報耳

復高彙旃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襄奏廓清之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閑之於前。今又得先生淵源。維閩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庭授受之樂。且諗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剗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後世之福。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

之飛越也某荒陬腐子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頽隨無成徒以口耳之末騰虛聲於汙俗致驚人宗迺屈慮枉詞下先村僻又頒以大刻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某之所敢當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歎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維其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闡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谿之上金谿之謬得朱子之辭關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思而讀耳若姚江良知之言

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  
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着  
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  
清辱身在已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爲非此  
義不明使德佑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  
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會開口  
時此理已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  
也故姚江之罪烈於金谿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  
已失其傳不足爲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  
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賁章先



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審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  
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  
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  
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  
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幸臆妄議  
自知麤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  
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七種呈覽其論孟精義儀禮  
經傳通解正在繕寫以力歟未能速成尚遲異日虹  
玉兄歸途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敏銳而端醇目  
中渺觀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茲以啟門

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泐附候陰令凝寒初陽潛復伏惟爲道愛護以副遠望不宣再拜

某按沈龍江文雅社約書劄一條云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徃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其言甚當承先生賜帖亦似過隆今後願先生一槩書劄止用白簡或雙幅或單帖以存示儉示禮之意未知是否何如某又拜言

答某書

茅齋晤對未盡萬一贈言在耳至今如雷此刻得十月廿八日書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諄諄不忘以良規相勗何見愛之至斯也感激感激弟本庸人未嘗學問丙午所爲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常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慙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自別後醫藥之事凡外間見招者一切謝却已一年矣

只知交及里中見過有不能辭者間一應之初亦未嘗計及鑿品損益但於斯有未能自信處恐致誤人以此謝却耳不意其已有合于良箴也今歲屈致考夫兄在舍求其指教冀於身心間稍得收拾未知有受益之地否耳張佩璵已會過有志之士也朱韞斯曹射侯兄弟祝兼山俱安好中庸輯略已成書延平答問刻及其半近思錄尚未上板俟刷印時自當寄覽雲士處五書當即致去寄信客此刻即行倉遽草草不備

答潘用微書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而棄之者幾希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爲已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冒

昧敢當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未  
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  
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孟  
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  
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  
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  
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旨趣，爲後學  
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會有  
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卽老莊之所  
謂道。且未說程朱卽老莊二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

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玩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絀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人亦未盡人言而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古庶幾與足下鼓吹有運斤投芥之合乎來書已轉托友人識其人者遞去得其報當奉寄也

吾友道原云足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而已然其人亦篤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鄙棄一切則當自有同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盍不就考夫質証之乎道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覆高明以爲如何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平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竟溢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爨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徃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游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跼伏荒厓日趨奔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懷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

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覺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

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  
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  
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  
而不敢以鵲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  
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  
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  
遺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繼致感何如之爰公爲寫  
知言集未得卽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  
理成帙渠到便於卒業也尊文領讀猶恨其少小題  
湖筆草率糾緘痔瘻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

不恭

與施愚山書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卽以尊稿致許見次日早發遂  
不能再請至今惘然倥偬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  
盡窺堂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  
疑也然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  
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  
境界不知復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  
而且咨嗟太息以直諒下責於村子何敢當何敢當  
然不敢不仰承尊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  
者淺之爲聲調爲格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

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何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駕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尚有欲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

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  
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  
之崖其視郝處吳許直不屑黜我足汗耳不然則所  
爲方駕數子者無論在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  
過之總只在彼園積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  
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寶則  
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褊心迂俗  
轉喉觸諱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覩  
聞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髮髮見  
邈矣目下決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

非所能絕人。逃世從茲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  
闕周旋矣。先生倘不鄙其迂隘。有取乎論詩之義。則  
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  
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次韻得一首錄正外  
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冊附燮公馳上。雲泥  
睽隔。臨書依戀。



與施愚山書

歲杪拜書卽匿影南村腐儒過計謂人心惡薄日甚卽殺運所開聊避睹聞竊恐不免入春以來風雨飄忽草木時驚竄息中言念高賢渺焉天末未嘗不搔首瞻懷也爰公來得詳近施捧誦手教如接音徽世事紛紜至斯文危微絕續之會先生幸脫塵鞅亟以大擔歷肩興起來者任不小小却於分內亦只有此事合作懸知洒然一切隨地之饒正不足當知道者之回顧沾帶矣尊著領讀理法兼至真大雅之作卽入集以惠後學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

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人於事理文字俱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握粟尚可言忠孝况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咏見贈詩風力又別具一格鍾司徒書法種種巧妙總是熟中生耳妄次三律用志懷企非敢以巴里和春雪也又承葛香之惠厚意篤摯令人不敢辭謹拜珍賜至謝至謝宣箋珀杯聊以伴緘非以云報祈一笑置之吳雨若兄未通賤名不敢冒未同之愆先生稱其行高學正定非虛語煩致嚮往之私俟異日相見求教耳爕公因尊稿未竣匆遽西來附此率率不盡欲語

答吳兩若書 號庸若宣城人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甲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發不可晷邇靜定披誼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嫉而不顧文之奇瑋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陷溺講師雖前輩諸君子之救正亦少此明辨也先生又以某之荒言時有近於指趨欲引而與之同聲之應自顧閭鄙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迺不棄復賜不倦之誨循省稽魯益滋惶悚竊謂聖道在兩間雖

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疑果  
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  
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卽所爲漸滅不得也  
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  
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  
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己耳故得彼  
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爲是  
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  
諸文於彼說之非旣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  
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

矣按朱子平生所嚴闕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稽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稽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闕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寄銜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徃徃出入永康稽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

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  
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已  
一開斯域焉度其人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  
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  
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海遇颶濤羣  
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技嫻於舵師也衆賈之命  
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  
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  
刻朱子遺書一册奉覽無緣而承教誨惟冀以時爲  
道加重不宣

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覲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以共論者今茲專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蠢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平生無他

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闡于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闡于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卽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邨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



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闕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

及南宋諸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繇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繇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况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纂告子爲內畔佛

老爲外寇不知所云者爲內篡歟內畔歟外寇歟  
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  
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  
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翻斥守仁是猶吳  
魏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  
服矣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  
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  
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  
生者不同耳繇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  
生也繇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

則繇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  
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  
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畔朱子而老兄之闢王  
也不必不畔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其  
竇竇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畔道而不敢  
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  
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  
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  
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  
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悚息之深伏冀

垂譽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鞭駑之言千里勤渠期責深至顧  
某何人足以當此又復何幸而能得此也三復永佩  
敬謝敬謝某頽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撤塵埃有消  
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遠離之口多親炙之時  
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璉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  
合并之緣從來希覲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卽容貌  
詞氣間固是一龕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  
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於此臣  
猶知之而况於君耶今思刻意撰當墨守洛閩之書

不欲爲顛頂謬悠之見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畀之  
無高冀有稍進庶幾不負楷模劇切與千里提撕至  
意乎然臣精銷亡退就  儒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  
子遺書四種先完正在刷印恨信行促迫未及待成  
俟後便寄呈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冗次率復不  
備萬一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接教審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弟自前歲冬卽移居村莊比亦患瘡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夫沈石長張佩璉於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略盡孳存者何商隱凌淪安而已兩公皆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看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札中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郡講學之徒乎若然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



身才  
失其倫不可不辨也中秋後侯尊駕之來以齋縷縷  
敝居在南門外黑板橋問呂家東菴卽得手不能書  
口授兒子不一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觀止遠企爲勞接手教甚慰懸念某衰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下已追隨時先生所覩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醫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卽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譫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却路頭耳若謂弟逐蝸蠅生計弟雖不肖不至汗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

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  
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  
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  
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  
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  
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  
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  
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  
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  
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煨水

磨之功卽曰子旣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  
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  
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  
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木心恍疑此爲聖  
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  
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  
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  
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  
字研窮辨析乃揣摩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  
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

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其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遺書精義已

成尚未較對鑿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發刻但  
其事浩大不知能畢工否耳童蒙訓一冊呈上凌淪  
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邃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  
之事並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索  
取奉寄率復不盡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宵紗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偽盛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洵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踪跡際異不自唐突乃忽在詞屈慮先我以書又其中推許過當有非某所可承者則又怪執事之致於己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鬚齒敗墮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燈顧影輒自悲惋耳又何云哉自來喜讀宋人書爬羅

繕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拾目前略  
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  
卽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漸滅盡  
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  
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漸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  
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  
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  
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  
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慙患批點人遂以其爲  
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



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游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卨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前孟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疇昔無境外之交性又顛頑不善

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  
來黃俞卽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  
忘其麤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  
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  
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倣之  
悉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稽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  
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  
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  
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  
猶多浸淫游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原始有所未審

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  
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  
何用無聊而遽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  
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爲其  
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  
文雖小道其源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  
某言爲誕詩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  
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視一切矣詩文作  
家執事固有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  
有進於是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屈頭

肩此大擔耶足下年長於某其間識多於某顧不揣  
刺刺云爾亦以同溺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  
泅者耳偶作二首匆次不及謄清以草稿附呈亦以  
見求正之懇也未緣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次侍鑒  
不宣

荅戴楓仲書

名棧山西人

某足跡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鋤村畦穿穴故  
紙頽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  
有道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  
浩演淳清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於東  
鄉今從二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戶正大如此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于子表  
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  
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  
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厯厯者將安

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闕二途江西頓悟永  
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闕詹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  
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  
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  
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  
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  
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  
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  
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  
則禍中於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

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宇內第一肩  
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祇領傳艸晉詩  
以誌勿諉玉鈞藉返適在村莊避兵無以爲報徒有  
慙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  
最下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山河  
遼濶相見未從臨書神溯

復黃九煙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憎然以此得通  
數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  
易得某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  
不惜一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售否厚薄固非所與  
聞且孟舉不爲收藏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幫閑  
客九煙非用晦緣素人而此一流輒潤乃公令人悶  
悶嘗謂某不幸交孟舉自收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  
於二友者必以某爲狗監得者引羶失者藜怨誓責  
不少卽如執事尚有用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



於用晦之言又何怪市井流俗之云云也敝里之無一人足以語此執事所知也某之所以善二友者亦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頗聰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於貲能爲某用哉卽四方賓客所周旋與否皆其本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知學狎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俠邪浮薄惡之不爲卽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矣故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者窺程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詠似尚

有知某不盡處故輒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云  
云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中秋之約竚望殊切不謂  
又有如夫人腹疾之阻不知今遂平復未重九前後  
得補此約否孟舉叔姪甚思把盃囑筆加訂諸不一

答陸冰修書

每寄信相約輒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  
峰舟過留一字相致卽往吳門弟因數行與兼山持  
奉未至郭店卽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函尚未拆也  
并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迫促不能一晤比之常日  
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良是良是弟則以爲  
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况此非雀  
也螻蟬鳴鴉豈可彈耶纔說尋贖去耦耕定知不是  
耦耕人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嗟  
乎辛齋此世界中豈有三四百棄置路旁待芒屨布

襪人拾取耶癡矣癡矣他人蒙皮戴角攫入箱袋中  
物安肯拱揖而貢之不同道之人若謂吾別有取之  
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憶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  
謂太冲書此意以厲辛齋幕賓游客之語旋有身晉  
之而身爲之者辛齋尚不知所警耶况太夫人齒高  
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游日乎無肉喫菜無菜  
喫淡只有此法耦畊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鑄  
壞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榮甚貴正復有在是珠不  
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  
齋某何敢發此狂言誠猶望其行之未成也研斲已

久欲待面商落筆故銘尚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何以刻余曰不然辛齋之物恥齋斲之神斤妙質茹光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燼塵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刺觸不堪書也姑記以俟面時勒之知己稀少又復違離凄愴如何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終